

中國歷代思想家【二十四】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楊承彬 鄭大華 戴景賢 著

胡適·梁漱溟

錢穆

中國歷代思想家一覽表

(本表順序依思想家出生年代先後排列)

周				秦		漢				三國時代			晉																				
周公	管子	老子	孫子	墨子	商鞅	莊子	孟子	荀子	公孫龍	呂不韋	韓非	陸賈	賈誼	董仲舒	劉安	劉向	揚雄	王充	王符	鄭玄	荀悅	仲長統	何晏	阮籍	傅玄	嵇康	王弼	葛洪	郭象	慧遠	道安	竺道生	寇謙之

南北朝時代			隋		唐		宋																								
陶弘景	智顛	吉藏	杜順	王通	玄奘	慧能	法藏	韓愈	羅隱	杜光庭	孫復	范仲淹	孫復	胡瑗	邵雍	周敦頤	司馬光	張載	王安石	程顥	程頤	楊時	朱熹	呂祖謙	陸九淵	陳亮	邱處機	葉適	真德秀	耶律楚材	許衡

元		明											
方孝孺	陳獻章	王守仁	李贄	高攀龍	劉宗周	黃道周	朱之瑜	黃宗羲	方以智	顧炎武	王夫之	李顥	顏元

清																																					
劉獻廷	李塿	惠棟	莊存與	戴震	阮元	包世臣	龔自珍	馮桂芬	曾國藩	魏源	王韜	薛福成	鄭觀應	胡禮垣	嚴復	康有為	譚嗣同	吳敬恆	孫中山	蔡元培	章炳麟	歐陽亮無	梁啟超	馬一浮	熊十力	張君勱	蔣中正	陳大齊	太虛	戴季陶	胡適	梁漱溟	錢穆	馮友蘭	方東美	牟宗三	唐君毅



ISBN 957-05-1620-0 (120) 43333000

全 平裝 NT\$ 320

中國歷代思想家〔二十四〕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胡適·梁漱溟

錢穆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胡適·梁漱溟·錢穆 / 楊承彬, 鄭大華, 戴景賢著, 一一更新版, 一一臺北市: 臺灣商務, 1999 [民88]
面: 公分, --(中國歷代思想家: 24)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620-8 (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傳記

120.99

88012448

中國歷代思想家(十四)

胡適 梁漱溟 錢穆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作者 楊承彬 鄭大華 戴景賢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江勝月 黃熾羽 羅名珍

印刷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 (〇二二)二二二一六一一八
傳真: (〇二二)二二二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 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 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十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620-8 (平裝)

43333000

胡適

楊承彬 著



目次

一、我的瞭解	0
二、生平略歷	0
三、哲學思想	2
1 宇宙觀	3
2 人生觀	3
3 宗教觀	3
四、教育思想	4
1 教育思想的本質	4
2 國語文改革運動	5
3 科學教育	5
4 學校教育	5
五、政治思想	6
1 世界主義	6
	8
	3
	7
	7
	9
	4
	1
	9
	8
	5

參 考 書 目	2	和 平 主 義	0
3	自 由 與 民 主	7	7
1		0	7
0		7	7
3		8	0

胡適

一、我的瞭解

瞭解一位偉大人物的思想言行，並不是很簡單的事：古代的，資料難覓，且不易深入，現代的，識者眾多，頗難以下筆。胡適博士是二十世紀舉世知名的學者與思想家，蓋棺只不過二十餘年，和他同一時代的人，同窗、好友、學生，大多健在，至於那些未能及門領教而衷心仰慕他的青年或長一輩的人，更不計其數！筆者和胡先生無一面之緣，論年歲，連「學生」的分兒也攀不上，祇不過是擠在那千千萬萬景仰他的人羣當中，對先生的道德學問心生一份崇敬而已。所以，按理我實在沒有資格來撰述這位名聞中外偉大學人的思想。

也許一種對先生崇敬心理的驅使，筆者就平日所讀過他的著作和心得，從民國五十二年開始著手研究「胡適思想」的工作，經三年有餘，先後完成了有關先生的教育思想、哲學思想及政治思想等三本稿子，各約十萬字。當時祇是本著一種滿足求知欲與發古探幽的想法，多方瞭解一點這位學人的貢獻和影響，並沒想到公開發表，但於民國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計

劃編印《人人文庫》時，蒙岫老垂愛，把拙著《胡適哲學思想》一稿，列入文庫首期內出版。五十六年又承中國學術著作出版獎勵委員會的資助，印行了《胡適的政治思想》一書，而教育思想的稿本，自感還需要充實，當時尚未付梓。不過在這兩本小書出版以後，接到一些前輩或是青年朋友的鼓勵和指教，受益不少，也或許使我再有勇氣接下這次寫這篇文章的工作來。

筆者從這一系列研究過程中，發現頗多，更進一步領會到胡先生的為人、治學，以及他所給予這一代學術界、青年們的廣泛影響，尤其他以一介「書生報國」的宗旨而為自己國家所付出的心血與貢獻。胡先生，可以稱得上是在平凡中而偉大！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說：「胡適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啓迪了當代人士的思想，也爲他們的子孫樹立楷模。」

我們知道，胡適博士出生在清代末季，一個專制和民主交替的邊緣，也正是中國環境不安而思想極不穩定的時代——舊思想根深柢固，一時無法轉變，而新觀念也難以即刻爲一般人所接收，何去何從，莫衷一是。民國六年，先生自美學成回國後，領導學術界的知識分子，毅然擔起歷史的任務，推展新文化改革運動，以「民主」與「科學」兩大號召爲運動的中心目標，最顯著的事實也就是民主思想的傳播和科學方法的提倡，尤以改革國語文（白話文與白話文學）一事，給我國普及教育方面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毛子水先生曾這樣說：「在胡先生思想方法的成果中，對於我們現代生活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提倡白話文一事，他在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乃是我國文學史和教育史上開紀元的大文章。」不過，先生鼓吹新思想新方法，和啓示人們建立新的人生態度，也許由於有時披肝瀝膽、坦率直陳，有時據理力爭、言詞過激，難免招致誤會，畢其一生，雖然譽

滿天下，但謗亦隨之，長眠之後仍是餘波未已。可是胡適畢竟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和一位具有高度熱忱的愛國學人，儘管他「一生所遭受的惡毒批評和攻訐，幾乎比任何人多」（引林語堂先生的話），並無礙他那平凡中的偉大。我們從先生浩瀚的言論著述當中，字裏行間，處處都充滿著愛國家、愛人羣的熱情，他無時無刻不為國家的進步設想；爲了真理，爲了自由，他反對極權，反對奴役，曾以極鋒銳的文字給予侵略者日本軍閥當頭棒喝，也曾對共產主義有過嚴厲的評斥。總之，胡先生的主張和他一生所努力的目標，無一不是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每逢國家受到外人的侮辱或破壞的時候，他總是面對敵人，立刻用言論或行動起來辯護與反抗，那種熱忱和勇氣，可說不後於任何人。因此，我們認爲：胡先生的人格，是值得推崇的；胡先生的思想，是值得闡揚的！

下述四章，僅就先生的生平略歷、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及政治思想，作一介述。但筆者仍感瞭解有限，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尚請先進賢達，不吝指正。

二、生平略歷

胡先生，名適，字適之。安徽省績谿縣人。生在民國前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一年），歿於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享壽七十一歲。

民國五十二年，毛子水教授曾為《績谿縣志》寫了一篇《胡適傳》，後來收在《傳記文學叢書》裏面。這篇文章雖然不算長，但完整而深入，舉凡有關胡先生的家世、求學、治學等事功言行，重要部分要說的都說了。筆者在同年著手研究胡適博士的教育思想時，也曾在全稿之首，寫了一篇胡先生的生平略歷，不過那是用編年的方式寫的，從出生到逝世，按年代記述先生的重要事蹟，如家世、讀書、治學，以及為國家民族所做的貢獻等。現在仍擬以我寫的這篇年譜為藍本，並參考毛先生的文章，取長補短，有系統的敘述於下：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即民國前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先生誕生於上海大東門外他父母的寓所。原籍本是安徽績谿，後遷居於上海。父鐵花先生，為飽學之士，任官清廷。母馮氏，名順弟，很賢慧，結婚時小於鐵花先生三十歲，但夫妻相敬如賓，生活美滿；先生出生後，其母相夫教子，管束頗嚴。先生後來的成就，得利於母教者很多，適之先生曾說：「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又說：「我母親管束我最

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他更進一步指出：「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這一段話，使我們知道先生的為人，他生平是那樣平易近人，肯替人著想，實在是幼年間得益於母教很深。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二月，鐵花先生被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奉命來臺灣任職。次年，先生剛滿一歲多，於二月二十六日（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二日）就隨他的母親從上海遷居到臺南，這是適之先生和臺灣關係的開始。年底，父親轉調臺東直隸州的知州，於是全家又遷到臺東，在那裏住了一年。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這年正是甲午，中日戰爭爆發，臺灣情勢緊張，鐵花先生便計劃把家眷送回原籍。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正月，先生和他的母親，離臺轉上海，二月回到績谿故鄉。但不久因清廷敗給日本，割讓了臺灣，鐵花先生被困在臺東，餉源斷絕，滿懷憂憤，而且患了嚴重的腳氣病，足不成行，後獲劉永福將軍的幫助，那年六月輾轉廈門，不幸於七月三日就死在客鄉！當時適之先生祇有三歲零八個月，便已成爲半伶仃的孩子了。

鐵花先生逝世的時候，這個三歲多的幼兒，已經認得七百多個方塊字了，他母親馮氏夫人也纔二十三歲，便在極艱苦的環境之下，承擔起生活和教子的責任。據適之先生在他《自述》裏寫道：「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的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

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做助教。……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糜兒（我的名字叫嗣糜）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不過先生自稱在思想方面沒有得到父親的多少影響，他說：「我父親死的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但他承認他父親留下一些「理學」書籍，倒是後來給予他的濡染頗深，先生所謂受了一點「理學的遺風」就是指這個。

纔滿三歲零幾個月，他母親便把他送到四叔介如先生的學堂裏去讀書，當時先生又小而又體弱，可是他說還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他已認得將近一千個字了。在那幾年中，他讀了不少中國古書，據適之先生的憶述：

第一部書是他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為人詩》。

第二部書也是他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敘述哲理的書。

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完全是古詩。

第四部書以下，有《孝經》、《朱子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易經》、《禮記》等。

而且先生所讀的書，都是「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在那種「只背死書不開講」的時代，是很難得的事！

就上述先生所受的開蒙教育來看，幾年當中讀了那麼多經書，已知他在國學方面打下了良好的根底，自然也是由於先生天資就好，不費太多的力氣。如果我們用現代的眼光來衡

量，那些艱深費解的教材，加在一個身心發育尚未成熟的幼童身上，未免夠重了。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先生九歲，這一年可說是他「白話文思想的啓蒙年」。有一天，他在他四叔學塾後邊一間小屋裏玩，偶然間在廢紙堆裏發現了一本破書，於是引起他的好奇，先生回憶說：「這一本破書忽然爲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這就如同牛頓發現蘋果墜地的故事一樣，一本「破書」便啓開了他的思想之門，給後來他的國語文改革運動打開一條通路。據適之先生說，那本破書就是《水滸傳》。從那時起，便引起他讀小說的興趣，還到處借小說，收藏小說，像《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誌異》、《雙珠鳳》、《七劍十三俠》等書。到他離開家鄉時，已經看過三十多部小說了，差不多成了一位「小說迷」。在那些小說裏面，不但滿足先生的求知慾，同時在文字訓練方面獲得很大的幫助，先生曾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又說：「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了。」所以後來當他在民國八、九年間提倡國語文教育改革時，主張中學的國語文教材，要學生讀小說，選一些「乾淨的」小說給學生閱讀，確有他的理由。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一歲，開始讀中國的史書。最初，先生選閱《御批通鑑輯覽》，但他二哥紹之先生不贊成，勸他讀《資治通鑑》，於是他就點讀《通鑑》了，自己說這是他「研究史學的第一步」。正因為讀了這本史書，無意中便產生了「無神論」的思想，他說：「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竟會大大的影響我的宗教信仰，竟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何以《資治通鑑》對胡適會發生那樣的影響？因爲《通鑑》第一百三十六卷記范縝

（齊梁時代人）的一段事裏說：「續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先生又曾讀過司馬光的一段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曰：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剝燒舂磨，亦無所施」。因此，便動搖了他對鬼神的眼光，他說：「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范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先生在家鄉受教育直到光緒三十年，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年）可算一個階段。在這期間，我們知道先生除了打下良好的國學基礎之外，並且看出他一些思想的方向，即如愛好白話文學和無神主義，這兩種事實，可以說決定了適之先生的一生。同時，在做人方面，也有很好的教養，這些都該歸功於他的慈母馮太夫人的嚴格督促。先生在他《先母行述》一文裏曾說：「先君遺命必令適讀書。先母督責至嚴，每日天未明即推適披衣坐，爲縷述先君道德事業，言：『我一生只知有此一個完全的人，汝將來做人總要學爾老子。』天明，即令適著衣上早學。九年如一日，未嘗以獨子有所溺愛也。」於此可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十三歲。這年春天，先生跟隨他的三哥到上海進了梅溪學堂念書。該校原由梅溪書院所改，是先生的父親生前好友張煥綸先生創辦的，據適之先生說，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這句話使先生的印象極爲深刻，如果說對他有所啓示，那便是不屈不撓，一生奮鬥進取的精神！

梅溪學堂相當於現在的初中程度，但課程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種。先生因為天資高，而且先已有很好的根底，所以不到一年便升了好幾班，尤其國文深受器重。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十四歲，進了澄衷學堂。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備，除國、英、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等科。共分十二班，拿今日的學制相較，前六班相當初中，後六班則類似小學；先生最初編到第五班，不到半年便升到第三班，第二年又升入第二班。考試成績常列第一，所以大約一年裏便跳了四班。在澄衷學堂短短一年半中，他的思想有兩方面的新發展：一是進化觀念；二是思想自由。據先生說，他受兩個人的影響極大。第一位是教他國文的楊千里先生，這人頭腦很新，主張言論自由，曾叫胡先生閱讀嚴復譯本《天演論》，先生曾說：「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因為當時正是達爾文、赫胥黎一般人所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調風靡全球之際，一般青年人極容易接受。胡先生一讀這本書，便多少受了那種思想的影響，況且他早已產生了「無神論」的觀念，所以和《天演論》者的主張似乎不謀而合，他的「胡適」和「適之」等名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取的。（按：先生本名胡洪驊，他的二哥紹之先生使用「適者生存」的「適」字，給他取名適之；先生後來發表文章偶然用胡適做筆名，直到一九一〇年纔正式做為大號。）

第二位影響他的就是梁啟超先生。自康梁變法失敗以後，知識分子多已覺醒，加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鼓吹革命，新思想便深入青年們的腦海。當時梁先生的文章，對於青年學生有很大的吸引力，適之先生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